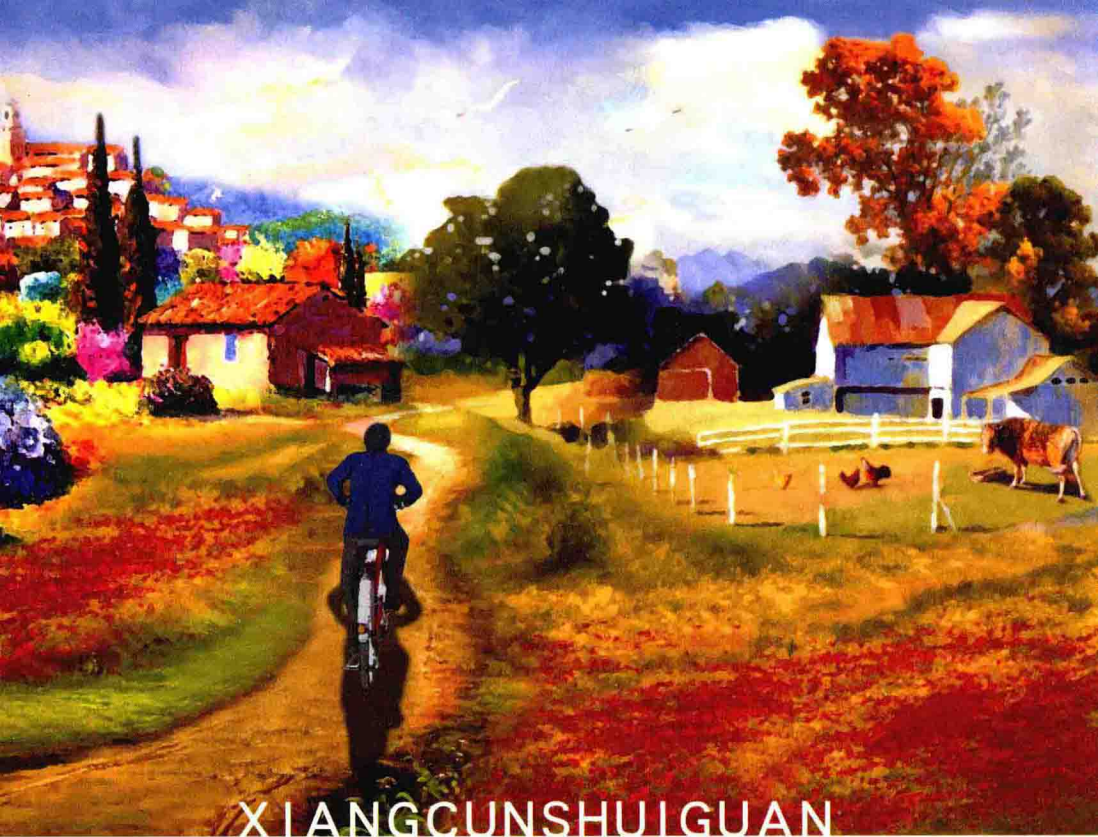




小说来源于生活，有了眼界，就有了窥探社会的深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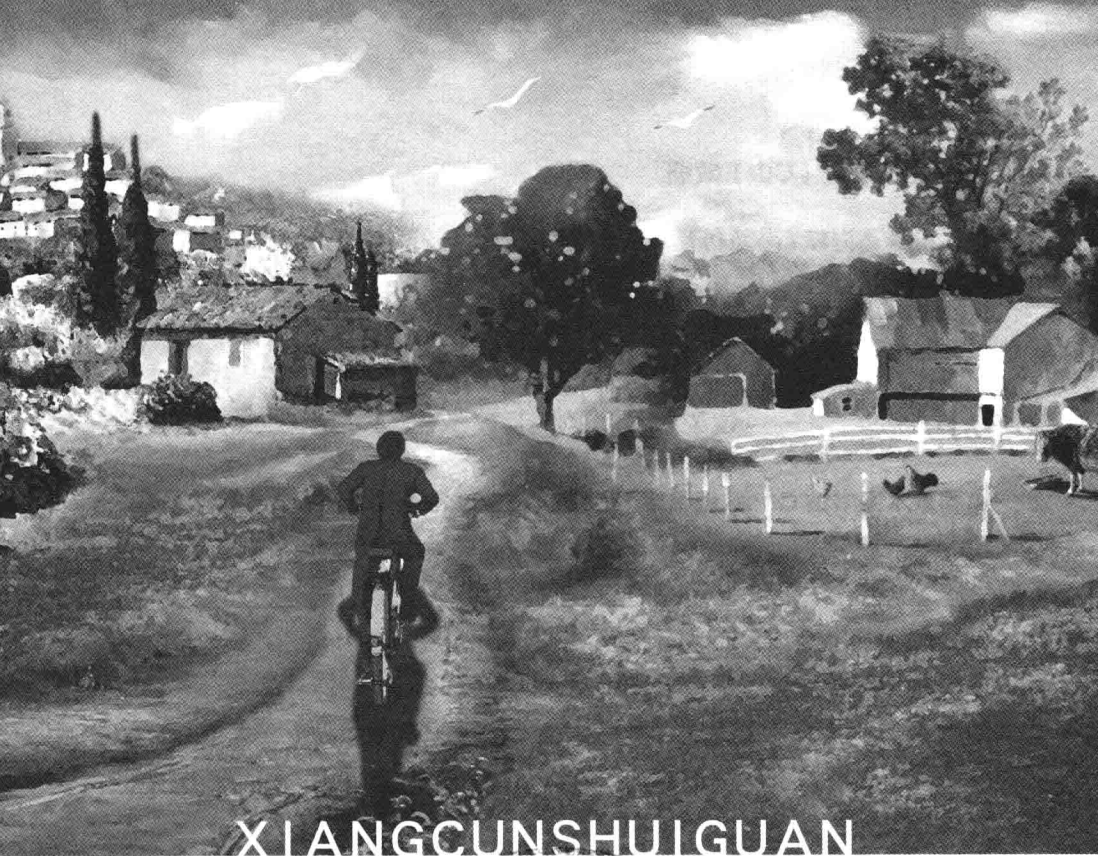
乡村税官马海峰

冯德利◎著

将记录变成铅字，纵然不是真正的历史，也未尝不是一种积极和建设性的姿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小说来源于生活，有了眼界，就有了窥探社会的深度

乡村税官马海峰

冯德利◎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乡村税官马海峰 / 冯德利著. — 北京 : 中国
社会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087-5200-6

I . ①乡… II . ①冯… III . ①传记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0949 号

书 名: 乡村税官马海峰
著 者: 冯德利

出 版 人: 浦善新

终 审 人: 李 浩

责任编辑: 杨春岩 陈贵红

责任校对: 路 广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33号

电 话: 编辑部: (010) 58124828

邮购部: (010) 58124848

销售部: (010) 58124845

传 真: (010) 58124856

网 址: www.shcbs.com.cn

shcbs.mca.gov.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中国社会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00千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中国社会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序

以快乐的姿态行走

冯德利

历时三个半月敲下这些文字，并非一时的头脑发热。虽然国家税务总局发起这场税收文艺作品征集活动，给了我一鼓作气完成这项任务的压力，但从我的内心而言，把二十年来经历的点点滴滴以白纸黑字的方式公诸世人，一直是我由来已久的梦想。

但这不能改变故事的虚构性这一基本事实。毕竟只是一部小说，需要很多纯粹的叙事技巧加以编排，才能赋予日常的故事以艺术性和生命力。第一稿初步形成并在内网贴出来时，立即有人开玩笑说，知道里面的人物都是谁了。

这只是玩笑而已，其实，所有的人物都只能存在于我一个人的世界，谁也不能真正潜入我的内心了解那些人都怎么“生产”出来的。出于故事的连续性，我不得不将现实中的很多影子嫁接到一块，并赋予一些根本就没有影子的形象以生命质感。

在社会发展变革中，二十年不长不短，回顾和盘点走过的路，一定会有令人惊叹和意想不到的收获。身为70后，在前辈眼里是后生，而在更多的学弟学妹眼里，则是不折不扣的前辈。故事是在回忆的基调中产生的，是站在第三人的视角逐一呈现的。现在还依稀记得，我在省税校学习的两年间，因为正处于改革转折点上，一时竟没有会计、税收方面的专业教材，上课只能靠老师不知从哪弄来的抄本，零零碎碎地被“喂”着，难以真切了解税制改革的确切意义。

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改革并没有像影子那样紧跟其后，一切都在安静的氛围里悄悄进行着。第一天到税务所报到，就在一个卖猪肉的摊案前吃了个闭门羹。那是我第一次来到那个小镇，不知道税务所在哪儿，随意下了车，正



巧眼前就是个肉案，一个男子百无聊赖地坐在那儿，像寓言中那个守株待兔的人，眼神既迷离而又不失希望。我上前问道：“请问税务所怎么走？”那人看也没看我，哼道：“不晓得。”

这时，正巧有个穿税务制服的前辈走了过来，我顿时就找到了组织，当时就怀疑那个卖肉的要么白痴（气话），要么冷血，要么对税务所深怀仇恨。据前辈们的描述，真实的情况是，在我上班前不久就有过一起强制执行案例，被执行人就是我问路的那个肉案主人的父亲。据说，当时情况很紧张，被执行人几乎要挥舞起杀猪刀，所幸执法者人多势众，加之有公安配合，才算牢牢把握住现场主动权。

我没亲历过暴力抗税事件，更没有我塑造的主角马海峰那般高大英武的形象和手段。但种种迹象表明，征纳双方的敌对情绪是真实的。

和前辈们聊以往收税的经历，多半都是如何对抗、如何取胜的故事。这种半带玩笑的述说，只能带给我对未来的忧虑，不知道未来的出路在哪，不甘心读了十几年的书，就只在对抗的情绪中日复一日地滑过去。在这种忧虑中过了几年，突然听到一个并不陌生的名词——改革，还是觉得有些突兀。始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就像一场持久的战争，战略意图似乎已很明确，框架也已经搭起，但真正将改革的细节付诸实施，还需要一系列的措施。而这种准备，在基层往往显得沉寂，很少有人关注改革的走向，直到红头文件来了，才带着很多的不适应和驳杂的思维冲突，手忙脚乱地付诸实施。

以税收故事为背景的叙事，注定是一条很窄的路。虽然人人都与税收相关，但回到现实中，又似乎人人都与税收无关，就好像看一部战争片，前方倒下的身影永远不是自己。小说来源于生活，但文学必须有高于生活本身的情怀。此时此刻我是作者，但我更多时候的身份是读者。

以读者的视角，我觉得叙事不能脱离社会这个大舞台。放到这个舞台上，收税的就立即变得渺小了，因为这种渺小才使得情感得以丰富和立体化，才使得叙事不至于那么一副公事公办的面孔。于是，税务人员会有情感的波动，会在情感的转折中经受考验，会因为情感的多元化而折射出社会的多元性。脱下蓝色税务制服，税务人员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们无一例外地演绎着平凡的人生。

有了眼界，就有了窥探社会的深度。过去的二十年，不需要逐一盘点国家的种种成就，那是官样文章的任务，而我想要传递的，则是对人性的关怀不应留有死角，如毒品带来的危害、抗日老战士的落寞、对政府赈灾不力的怨言



等等。

活在当下是幸福的，因为这是个媒体盛行的时代。不论是自媒体，还是公共网络平台，都有传统媒体所不能替代的传播优势。但要真正借助阅读而使心灵得以重塑和放飞，纸媒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带着想象和虚构记录一段历史，是写作爱好者追逐梦想的一场行走。这样的行走是艰辛的，也是快乐的；是孤寂的，也是温暖的。过去的二十年，已经化为了记忆中的历史，虽然记录下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但通过虚拟的人物故事，可能会得到比真正的历史更多、更深、更透的人生意义。这让我想起从《儿童文学》上看到的一篇小说，大抵是说一个颇具才华、酷爱写作的小女孩，在母亲的严加管教下，只能偷偷地写作。然而那些美丽童话中的人物只能躲在阴暗角落里，因为没有走进读者视野，便没有生命力。这些被抛弃的故事人物，曾经在故事的构思和叙述中生机勃勃，甚至于在某个阶段、某个角落里辉煌过，但因为故事的中断，或是成稿后被遗弃于纸篓，生命旋即凋零。

是以，我觉得将记录变成铅字，纵然不是真正的历史，也未尝不是一种积极和建设性的姿态。赋予“过去”以生命，还有什么比记录下来并被广为阅读和传播更有意义呢？如此，“过去”才会从孤独的记忆中走向当下视野。

显然，故事中的一些片段是我曾经熟悉的，有些是亲历的。参加工作的第一件任务就是上路查税，说白了，就是为前辈们打打下手，要说对成长的实际意义，那就是亲身感受到干部与群众打交道时的冷漠与对抗情绪。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及跟着前辈们追赶一辆拉面粉的车子并狠揍那位司机的往事，最让人不能释怀的是其中一位前辈笑着跟我说，没见过打老百姓吧。我看不到自己的脸，但确信当时挂着的笑容一定是僵硬的，那一刻，感觉那个被打司机无助的眼神里，有自己和家人的影子。

我猛然觉得此风不应长存，此情此景不该是干部们引以为荣的状态。尽管现实如此，但我还是倾注了更多的正义感于主角马海峰的身上，希望借此引领一种新的希望，希望青年干部积极成长，通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和传承，将不好的东西抹去，带去全新的思维，不只是将税收工作做好，还得放眼社会全局，融入到和谐的社会大熔炉中。

春来花儿开，没什么比迎着春风酣然睡去更令人惬意的了。然而这只是肉体感官的惬意，人的精神领域，有时是期待悲剧的。与马海峰青梅竹马的邻家女孩马慧芳，因为毒品，更因为她对马海峰深沉的爱，选择以死亡的方式宣示对高远精神的追求。这是不该弘扬的精神，以旁观者看来，她是个悲剧人物，



然而却是有着广泛现实基础的文学形象。

看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对最后的一段话印象深刻，作者说，“这一切成为过去是真的，但它真的成为历史了吗？”显然那一段记忆是讳莫如深的，经历过的谁都印象犹深，但始终停留在个体记忆里，历史“哪一页也没记载着”。正因如此，再多再深再鲜活的记忆，都终将走向烟灭，成为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一页废墟。

于是，我觉得在记忆还没来得及分崩的时候，将过去的一段施之以诸多粉墨，高调地呈现出来，于我个人是一种情感的释放，于社会特别是对税务事业，无疑也应当是具有建设性的。

在成稿及此后的漫长过程中，得到池州日报社包斌老师的指点，得到本系统众多同事们的帮助，还有那些默默关心、关注我的朋友们给了我无穷的精神鼓舞，在此一并致谢。

2015年9月1日于安徽池州

目 录

1. 中巴车上的英雄少年	1
2. 杀猪佬的当头一棒	5
3. 第一次开会	9
4. 小税官的大智慧	13
5. 被爱情撞了一下腰	17
6. 被奚落的小马哥	25
7. 不见光的爱情	27
8. 可亲可爱的老支书	30
9. 携美女夜宿烟花厂	35
10. 恋情曝光后	41
11. 山野里的青龙帮	45
12. 吴西奇主动缴税真稀奇	48
13. 调停	51
14. 双面人物高富礼	55
15. 抗税者的父亲	60
16. 卫姐说：成为一条鱼才能拥抱大海	63
17. 陌生男子是局长	69
18. 单相思也是爱情	71
19. 谣言止于智者	74
20. 水淹政府大院	78
21. 四个女人的交织	80



22. 麻纺厂被查风波	83
23. 贪了便宜失了节操	91
24. 你好, 汪晓菲	97
25. 怀揣发票跑省城	99
26. 钱拐子劝税	102
27. 遭遇“地皮卡”	106
28. 马慧芳的贤淑之道	109
29. 制服“卡西莫多”	112
30. 焕然一新的税官们	115
31. 第一次的尴尬	122
32. 一场荒唐的闹剧	126
33. 把酒天地间	133
34. 初入稽查局	137
35. 她居然拒绝了他	143
36. 败下阵的逃兵	148
37. 清税大行动	152
38. 抗战老兵的困惑	157
39. 机会给有准备的人	160
40. 东海房产案风波	164
41. 千里寻证	169
42. 意外的爱情	175
43. 不计前嫌	182
44. 猎狐行动告捷 闪了娘舅人情	187
45. 无声的较量	195
46. 命殒“罪恶之花”	200
47. 拽出了一串“土豆”	203
48. 朋友圈照片风波	207
49. 卫欣的好消息	216
50. 父亲的葬礼	220
51. 从前的影子	223
52. 春暖花会开	225

1. 中巴车上的英雄少年

1994年11月22日，天高云淡，清风徐徐。清晨的露水释放出丝丝寒意。马海峰刚从棉花地里摘回残存的一些棉花朵儿，满满的一箩筐，裤脚被地坎边草尖上的露水打得透湿。在别人眼里，今天是个平凡的日子，而却是他的喜日，从今天起，他将正式告别这个养育他多年的乡村，去单位报到，开启吃国家饭的新征程。

想到这儿，马海峰就感到一身的轻松和惬意，连裤子上的露水都不再觉得那么让人厌烦。“峰伢，赶紧把衣服换了。”母亲正在锅台边忙着，扫了一眼刚踏进门槛的马海峰。

他心想，乡下孩子下地做点农活，哪次不是这样的。可今天似有不同，他理解母亲此刻的心情，虽然去上班是皆大欢喜的事，可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此行意味着又一次的分别。这让他想起两年前孤身一人到省城上学，全家人兴高采烈，像一群伙夫围着一个状元郎，稀罕的眼神滴溜溜地在马海峰的身上打转。那时，母亲格外神伤。儿行母担忧，虽然省城只不过几百里地，可那是马海峰最远的一次旅行，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孤旅。

说来也巧，财校的同班同学许大伟和他分配到同一个税务所。

“妈——多煮点饭，海峰来了。”听到许大伟这么大张旗鼓地喊着，马海峰有点不好意思。在省城上学的这两年里，他几乎每个寒暑假都要去许大伟家里一趟。并不是马海峰不拿自己当外人，而是在县城里实在找不到更好的去处可以落脚。让马海峰略感到一点小尴尬的是，城里人吃饭太秀气，卵大的瓷碗跌在手掌里几乎看不见，一碗饭三两下就没了。

许大伟这个自小在县城长大的孩子，言行举止无不显示出良好的家教修养，见到马海峰，异常亲切，并迎至他家二楼的卧室兼书房。这样的小窝是他想都不敢想的，自家老屋开辟出的一间房，顶多放下他的一张书桌，别的不再指望有什么像样的书柜、台灯之类的，卧室的拐角处总会堆放一些乱七八糟的农具和杂粮。

“大伟，等会让刘师傅送你们过去，免得挤汽车。”吃饭时，许大伟妈妈叮嘱道。

“不用你们操心，我们搭车去。”许大伟嘴里的一块肉还没下肚，便急不可耐地说。

马海峰这才想起，许大伟的爸爸在县政府工作，要个车子送他去报到应该没什么问题。看来这次到访有蹭车占便宜之嫌，马海峰只顾扒拉着饭，不再言语。但他早就料到许大伟会拒绝爸妈的好意，因为许大伟一贯低调，从未表现出官二代的优越感。

马海峰和许大伟要去报到的税务所位于县城南端的清港镇，距县城六十公里。许大伟小时候跟随父亲任职时曾路过那里，但印象已经模糊，而马海峰则是第一次去。中巴车上，马海峰引着许大伟选了靠后的座位，坐定便闭目养神。他们已经在学校里无数次谈论起上班的事，各自对未来有着不同的预期和想象，等到今天真的要去上班了，却抑制着心头的兴致，不再去谈论它。

二十分钟过后，马海峰斜视着看过去，前排座位上几乎被脑袋占满了，车子才徐徐开动，似乎还恋恋不舍，车门依然开着，卖票女人一脚踏在上车处的台阶上，另一只脚悬在半空中，斜拉着身子对外扯起嗓门大声嚷嚷：“清港方向，就走，马上就走……”果然不负期待，两分钟光景，就招上来五六位乘客，只能站在两排座位中间的过道里了。

刚上车的除了三个壮汉，还有一对母女。她们朝车后快速地张望了一下，母亲失望地低下了头，嘀咕着“没位置了”，顺手拉了一把身旁的女儿，示意她扶好正前方的拉杆。这时，许大伟站了起来，悄悄走过去，大声喊道：“汪姨，上哪儿呢？这不是晓菲吗？”母女俩惊愕着循声转过头来，愣了愣神，猛然高兴地拍着许大伟的肩膀，“是大伟啊？你这是去哪儿啊？”

许大伟和母女俩你一句我一句地聊了起来，全然不顾车上那么多脑袋的存在。过了兴奋劲头儿，许大伟才想起该让她们俩到后面坐下。马海峰当然不能坐视不闻，他和许大伟把座位让给了她们。从她们与许大伟的寒暄中得知，晓菲和许大伟是小学到初中时的同学，以前他们两家做过一段时间的邻居。这次，晓菲是要到清港镇中学当一名教师。

“我也是第一次到清港，听说那里很闭塞，条件很差。”晓菲有些抱怨，可声音里丝毫听不出伤感，反而有着同样的兴奋。这时，马海峰才转过身来，正眼端详起这位准人民教师。车厢里有些暗，只从轮廓显示，晓菲是个俊俏的姑娘，声音清脆甜美，一束马尾辫随着说话的节奏不时左右摆动，俨然一个稚



气未脱的学生。

“不会吧？清港可是全县木竹茶炭交易中心，听我爸说，那可是全县重要的经济基地，全县三分之一的税收都来自那里。”许大伟此时发挥出官宦子弟的优势，如数家珍般说着将要去的清港镇的情况，颇似主政一方的地方官。

听许大伟说是到税务所上班，汪姨嘴上说着“好”，却递过去一种不安的眼神，像是安慰，又或是应景地说：“税务好，有前途。”而马海峰则从其不怎么坚决的语气里，听出那么一点不祥的预感。

马海峰他们与汪姨母女寒暄式的交谈渐渐停了下来，约莫中巴车已行驶半个小时，这时，前面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几个人大声嚷嚷起来。正是后上车的三个壮汉，不知为什么，争得非常激烈。原来，就在马海峰他们在后面与晓菲聊得火热的时候，前面的三个壮汉就已经起了摩擦，只听有人惊呼“发财了，大奖”之类的，后来静观其变才大概了解到，三人当中一人喝饮料“喝”出一个中奖的标签，可那人似乎对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不感兴趣，倒让旁边的两位发了急，你一言我一语，争着要买，为此抬起了杠，上演起一场现场拍卖会。

听口音，三人都不是本地人，马海峰早就耳闻这种江湖骗术，懒得理睬。晓菲却睁大一双惊诧的眼睛，不知所以，全然不懂他们在争执什么。看马海峰像一堵墙一样立在身前，那份惊疑顿时消失，只顾继续闭目思考起她的教育大计。

三个壮汉的争吵声越来越大，进而你推我拉，加上车子拐弯时带来的惯性作用，几个人随之自然地左倾右倒，甚至有时显得过于夸张。马海峰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警觉地扫了一眼三个壮汉旁边的乘客，只见正左边靠近过道的一侧，坐着一位十八九岁的女孩，不时不由自主地向左侧挪一挪，像是要尽可能躲得远一些。马海峰的眼睛顿时像雷达一样专注地看着前方，表面上不动声色，却喷射出公牛打架时的光芒。这些，许大伟和晓菲全然不知，就在大家开始感到厌倦这几个人的闹腾时，只见马海峰一个箭步跨了上去，冲向前方坐在左侧的那个女孩，说时迟，那时快，一个闪念的工夫，马海峰的手已经贴进了小女孩的衣服。

“啊！——干什么你？”女孩高声尖叫，脸上露出惊恐和愤怒，两眼直视着马海峰。马海峰没有理会，只是坚决而果敢地抽出一只手，同时带出另一只手——被他牢牢地抓住，一个女式钱包从那只手里掉落到车厢里。

“不想好了？臭小子！”那只被抓住的手想缩回去，却像被钉住了似的，



只是更加狼狈地怒号着。马海峰冷冷地说：“大白天的做这种事，不想好的应该是你吧……”

“嗖——”还没等马海峰说完，另两个人一齐围了上来，抡起拳头就打。许大伟和晓菲见状，还没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只又听到一连串的“扑通”声，三个壮汉相继倒地，嘴里直哼哼。开车师傅忙将车停下，把车门打开，三人见势溜烟跑了，最后面的回过头来，恶狠狠地瞪了马海峰一眼，撂下一句：“有种，走着瞧！”

从马海峰冲上前的那一刹那，到三个壮汉下车，前后不过半分钟光景，车上大多数乘客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一场打斗就收场了。

“忘了告诉你们，马海峰可是我们学校的体育明星，还是武打明星。”许大伟见汪姨母女一脸的惊愕，顿时来了劲头，娓娓道来，“他是我们体育老师的得意门生，专门教他小擒拿手。”说着，许大伟一边用手比画起来，那情形，像是伯乐相中了一匹好马之后的得意劲儿。

“别听他胡扯。”马海峰最不擅长的就是听人当面表扬他，顿时脸就红到脖子根。

“他有这个天分，不然体育老师也不会只教他一个人。还有，我们的体育老师可是个武林高手，曾在嵩山少林寺学过艺，拜过名师，朋友圈里有不少民间高手。”许大伟说起马海峰，似乎很来兴头，“有一次，一帮社会地痞到我们学校闹事，看那架势少不了一场恶架。正好体育老师路过校门口，看到那些人都拿了棍子，而我们学生手无寸铁，场面几乎失控。这时，不知是谁高声说不公平，提出单挑，各派一人出场。体育老师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站那儿谁也没当回事，他指着对方伸出手掌，让对方出五个人。这下激怒了对方，真的一下蹿出来五个壮小伙。后来的事，就像刚才你看到的那样，‘扑通扑通’几下，五个人哇哇直叫地倒下了，我们都看清是怎么一回事。”

说到精彩处，许大伟的手势也跟着挥舞起来，晓菲瞪大了眼睛，像是听一段武侠评书，车上的乘客也跟着发出阵阵“啧啧”之声。这时，一个急转弯，许大伟和马海峰一个趔趄，忙扶住拉杆。车拐过弯便停下来，前排那位被偷袭的女孩径直向马海峰走了过来，露出怯怯的神色，轻声说：“刚才错怪你了，谢谢。”马海峰笑笑，点点头，没有答话。女孩说完就下车了。

2. 杀猪佬的当头一棒

车子继续前行，离清港镇越来越近，马海峰此时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从到县税务局报到以来都三个月过去了，还没拿到一分钱工资，县局人事股的领导说要等研究确定好具体到哪个税务所才能领工资，如果实在不行就从出纳那先借点钱用用。马海峰不会借钱的，再穷也挨过来了，实在要用钱就到工地上干个几天，活人还怕被尿憋死？

公路正好穿过清港镇，车行走在路上，像一把手术刀，正把镇子开膛剖腹一样切了开去。

“中学还在前面。”许大伟示意汪姨她们不要急着下车。车子缓慢地切割着，速度越来越慢，近乎停了下来。前面路上站了好多人，车子只能像爬虫一样往前挪。行到人头攒动、身影密集处，在车上都能听到一处猪肉案前聚集的人群传来阵阵骚动。

“收税的和杀猪佬干上了。”

“工商税务两匹狼，真是不假。”

“那要看什么事，杀猪佬有几个善茬？”

“这年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收税的也不能老是欺软怕硬，杀猪的偷税漏税也不应该。”

车上的人你一言我一语，马海峰不想管闲事，但一听到“收税的”便起了警觉，猫着腰透过车窗向外看去。厚厚的人群，将肉案裹得严严实实，只见四个穿税务制服的三男一女紧挨在肉案边，一个满脸横肉的男子怒气冲冲，与四个税务人员对峙着。

“赵大宝听好了，我们之间前世无冤今生无仇，收你的税是我们的职责，依法缴税是你的义务。之前该说的话都说了，该做的工作我们也做了，今天执行强制措施，要说逼，也是你逼我们的。”一位中年税务男尽可能高扬着声调说。

“砰！”横肉男“嗖”地拿起一把尖刀，用力从高处向下一挥，刀尖稳



当当地插入案板上。“哼！说得比唱得好听！凭什么交那么多？今天哪个动了我的案板，莫怪我不客气！”说罢，横肉男脱下外套，露出肉鼓鼓的身板来。

“收税的打人啦！”旁边几个人围着不时嚷几声，马海峰脑海里立即闪过一个念头，这四位税务前辈，正陷于非常尴尬和危险的境地。尤其是旁边的几个“围观”者，分明就是横肉男的帮凶，可能就是镇上的同行，也或许就是横肉男“请”来的“看客”。

许大伟看着窗外的热闹，心也跟着拎了起来，全然没觉察马海峰是什么时候下的车。四位税务前辈正在进退两难之境，那位女前辈正和一位年长者说着什么，像是在宣传政策，争取围观者的理解和支持。可现场分明形成了三个层级，横肉男与四位前辈紧张对峙，被几个貌似围观的壮汉围了起来，即便再多的人也挤不进那个被牢牢掌控的“人肉圈”。带队的中年税务男子看起来还算镇静，可能也没想到会遇到这样的状况。人声越来越嘈杂，加之来往车辆的鸣笛声，越发使人心浮气躁。

“你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请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中年税务男子语气坚决，随之一声断喝：“扣东西！”说毕，便要去拿案板上的猪肉和杀猪工具。

“凭什么拿东西？”身后的几位围观者齐声问道，渐次紧逼了过去。其他两位税务前辈忙起身拦住对方的进逼，却突然遭到一股激烈的推搡，致使一位税务前辈险些跌倒。

“争吵有什么用？动手就更要不得了！”先前听那位税务女前辈说话的老年人，急呼呼地往前挤，可总是被人群涌动的浪潮给顶了回来，就在双方你推我搡的时候，老人家被一阵潮涌般的力量所撞击，只听“哎哟”一声，老人家的上身剧烈倾斜，两脚失去重心，眼见就要倒下去。这时，一只大手从其身后扶了上去，保持住老人家的重心平衡。老人抬头一看，是一位身材高大、面容略显稚嫩的小伙子，正是马海峰，他微笑着示意老人家离开这个是非之地。骆驼的命运往往取决于最后一根稻草的压力，双方僵持不下，谁也不会轻易退却，就像武林传说中的高手过招，胜负往往决定于气场的较量。横肉男的尖刀握在手中，高高举起，中年税务男子涨红着脸怒目圆瞪。此时此刻，马海峰想起小时候放牛场上公牛打架的场景，在力量不相上下之时，相互抵着、扣着，交织在一起，任何第三方力量都掺和不进来，只能期待着晴天一声霹雳吓退所有的看客，在全世界只剩下你我两个人的孤影时，或许一切都会从头再来。

长时间的对峙之下，突然间，整个的嘈杂局面渐渐安静下来，像是要专



心等待着一场好戏正式开演。“怎么还不动手啊？”不知谁喊了一声，就在这时，横肉男似乎铁定了心，手起刀落，“咣当”一声，所有围观者都为之惊出一身冷汗。横肉男的刀没有落到中年税务男子的胸前，而是沉甸甸地掉在了地上，砸在零星的碎石上，碰出一些杂乱的尘土来。没有谁看清楚尖刀是怎么掉在地上的，只见一只大手像钳子一样牢牢抓住横肉男的腕部，大拇指像钻子一样紧扣腕部横纹处，横肉男脸部抽搐着，显出特别的痛苦。

关键时刻，马海峰为中年税务男子挡住了飞来直下的尖刀。再看近在咫尺的前辈，两眼惊疑不定，额头上冒出一排汗珠。

“派出所来了！”不一会儿，人群像刀切豆腐一样裂出一道口子，钻进来三名警察。

“带到所里接受调查。”警察将横肉男双手铐住，继而转向马海峰和中年税务前辈，“张所，也请你一同到所里协助调查，还有你。”警察指了指马海峰，眼睛里满是狐疑。

许大伟顿时慌了手脚，送走汪姨母女，赶忙来到税务所说明情况，希望领导出面把马海峰领出来。

“听说分配来两个大学生，就是你们俩？”那位女前辈望着许大伟，眼睛翻转，有点不敢相信，眼前这位未来的同事竟是如此的文质彬彬，而那位高大的“擒拿手”却又异常勇猛。

“欢迎欢迎，你那同伴没事的，理亏的不是我们，小伙子刚到就立功一件。”女前辈高兴地说着，上前朝许大伟的肩上拍了一掌，问道：“是不是你们在学校里专门学武术？”

“前辈说笑了。”许大伟一时语塞，愣在了那儿。女前辈哈哈大笑：“还‘前辈’？武侠小说看多了吧？我也大不了你们几岁，我叫卫欣，负责所里内勤，兼管清港街道个体税收。”

“卫——星？”许大伟望着面前的女前辈，口里喃喃自语。

“什么卫星火箭的？大卫的卫，欣欣向荣的欣。”女前辈笑翻了，“不要再叫‘前辈’，把人都叫老了，正装版叫‘卫会计’，休闲版叫‘卫姐’。OK？”

许大伟从与卫欣的交流中得知，清港国税所共五人，目前在岗四人，今天的冲突中，全所都出动了。那个横肉男叫赵大宝，是清港街道屠商行业中的领头人，年轻时不务正业，身后有一批小兄弟，靠偷运木材捞得第一桶金。成家后，在老婆的管束下做起了杀猪营生。他因特殊经历而处处表现另类，一直是



清港国税所日常管理中的难缠户和钉子户。这次清理整顿，就是因为在他的鼓动下，镇上的十多个屠商已经有七八个月没缴税了。赵大宝就是镇上杀猪行业的风向标，治不住他，整个行业就别想管了。

“收税竟会这么复杂？”许大伟听了卫欣一番介绍，眉头紧锁，兴奋的心头被浇了一盆冷水。